

责任编辑：史佳林

台前幕后 左脚右脚

周云龙

——被一个 90 后女生吸引了，准确地说，是她的歌声。23 岁，她已经举办了超过 50 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她的《泡沫》《存在》，打动了许多的 60 后，譬如：我。

被她的一段答记者问惊呆了：因为要巡演，如果你的身体不够健康，容易生病。所以我一直坚持做运动。同时饮食要注意，比如吃很甜的东西就会有痰，所以我表演之前吃得非常清淡：无油、无盐、无味精、无糖。每次开完个唱回酒店，不管多累多饿都不吃夜宵，只喝白水。

——被一位运动员吸引了，他是田径运动员。2004 年奥运会，以 12.91 秒平了保持 11 年的世界纪录；在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中，以 12 秒 88 打破了保持 13 年的世界纪录……2008 年，他临场退出比赛，电视机前的我们，都有过角度不同的纠结。

被他的一段后台故事惊诧了：一次崔永元和他吃了一顿大餐，那种一份一份的，每端上来一碗，他几秒钟就吃下去了，又一份东西，又几秒钟吃了……小崔禁不住好奇：你要吃这么多？一般人吃完了就完了，你怎么办？他说，教练给他都算得非常精准，因为今天多吃了一点，他可能就要多运动多少，多出多少汗，多消耗多少热卡……

——被微信、微博上转发很广的一幅彩图吸引了：这是一双脚，芭蕾舞女子的脚，双脚脚尖着地。此刻，可能站在后台小憩：左脚依然穿着舞鞋；脱了舞鞋的右脚，露出五个脚趾，鲜血淋漓，伤痕累累。

被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惊醒了：左脚是别人眼中的你的人生，右脚是你的人生。

天空如洗，阳光灿烂。在阳光里走着坐着，只消三五分钟，胸口或背上就能感觉到极为真实的温暖。冬日里的这种温暖很容易让人慵懒和继续。一年忙到头，慵懒一会也是可以的。

我在被叫做卫星城市的县城的河塘上惬意地晒太阳。这个县早已撤

县设区，但我心中仍然愿意把它叫做县城。我在大都市的市中心挥霍了我的青涩年华，我在这座城市又恍若梦中消费人民币似的消费了更多的年份。“县”的称谓比“区”的称谓更能让我浸润在古旧的气息和自然的气息中。像我这样自诩有点生命历史的人总是心醉神迷地喜欢呼吸这古旧的气息和自然的气息。

我时常在河塘上慢慢散步或索性坐下来凝视河塘、塘桥、各种商贩和作坊以及集市上时行时止、货比三家的人们。凝望时目触于物就会凝思。经常感觉，是走在或坐在《清明上河图》里。我善于让自己进入幻觉，眼前的河流就是汴河，左近的塘桥正是虹桥。这让我怡神养心，让我置身于无冲突境界里。阳光无遮无拦地透射，微风若

李宗贤

桥洞壁上的波纹阳光

是自然原初的形态。走近细看这天工使然的图案，我发现那丝丝缕缕阳光的纹线里，还有

细细密密的水汽荡漾其中。太阳倾心地晒着面上，激动的水汽正羞羞地冒上来。直接看河面，流波并不清晰，流波里的阳光碎片也不具有特别的观赏性。但波纹阳光却漂亮极了，它比蜡染云纹不知要美丽

欣闻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终身制将被彻底打破的消息，愚为之喝彩。

晓得我在重点中学教书的朋友，时常会打听一些子女孙辈怎样才能考进你们学校之类的事情，言谈中，充满着对名校的景仰。我直言相劝：不要过分迷信名校，因为“大门”走对了，“小门”也很重要；“重点”学校中也有“轻点”老师，责任心、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在所难免。能进重点固然好，倘若不行也无妨，与其在重点学校做萎靡不振的“凤尾”，倒不如在普通学校当抬头挺胸的“鸡头”。关键是，要碰到真正尽心尽责的好老师。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目前的教师队伍，良莠不齐，不容乐观。一直以来，教

——被一个 90 后女生吸引了，准确地说，是她的歌声。23 岁，她已经举办了超过 50 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她的《泡沫》《存在》，打动了许多的 60 后，譬如：我。

被她的一段答记者问惊呆了：因为要巡演，如果你的身体不够健康，容易生病。所以我一直坚持做运动。同时饮食要注意，比如吃很甜的东西就会有痰，所以我表演之前吃得非常清淡：无油、无盐、无味精、无糖。每次开完个唱回酒店，不管多累多饿都不吃夜宵，只喝白水。

——被一位运动员吸引了，他是田径运动员。2004 年奥运会，以 12.91 秒平了保持 11 年的世界纪录；在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中，以 12 秒 88 打破了保持 13 年的世界纪录……2008 年，他临场退出比赛，电视机前的我们，都有过角度不同的纠结。

被他的一段后台故事惊诧了：一次崔永元和他吃了一顿大餐，那种一份一份的，每端上来一碗，他几秒钟就吃下去了，又一份东西，又几秒钟吃了……小崔禁不住好奇：你要吃这么多？一般人吃完了就完了，你怎么办？他说，教练给他都算得非常精准，因为今天多吃了一点，他可能就要多运动多少，多出多少汗，多消耗多少热卡……

——被微信、微博上转发很广的一幅彩图吸引了：这是一双脚，芭蕾舞女子的脚，双脚脚尖着地。此刻，可能站在后台小憩：左脚依然穿着舞鞋；脱了舞鞋的右脚，露出五个脚趾，鲜血淋漓，伤痕累累。

被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惊醒了：左脚是别人眼中的你的人生，右脚是你的人生。

天空如洗，阳光灿烂。在阳光里走着坐着，只消三五分钟，胸口或背上就能感觉到极为真实的温暖。冬日里的这种温暖很容易让人慵懒和继续。一年忙到头，慵懒一会也是可以的。

我在被叫做卫星城市的县城的河塘上惬意地晒太阳。这个县早已撤

县设区，但我心中仍然愿意把它叫做县城。我在大都市的市中心挥霍了我的青涩年华，我在这座城市又恍若梦中消费人民币似的消费了更多的年份。“县”的称谓比“区”的称谓更能让我浸润在古旧的气息和自然的气息中。像我这样自诩有点生命历史的人总是心醉神迷地喜欢呼吸这古旧的气息和自然的气息。

我时常在河塘上慢慢散步或索性坐下来凝视河塘、塘桥、各种商贩和作坊以及集市上时行时止、货比三家的人们。凝望时目触于物就会凝思。经常感觉，是走在或坐在《清明上河图》里。我善于让自己进入幻觉，眼前的河流就是汴河，左近的塘桥正是虹桥。这让我怡神养心，让我置身于无冲突境界里。阳光无遮无拦地透射，微风若

欣闻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终身制将被彻底打破的消息，愚为之喝彩。

晓得我在重点中学教书的朋友，时常会打听一些子女孙辈怎样才能考进你们学校之类的事情，言谈中，充满着对名校的景仰。我直言相劝：不要过分迷信名校，因为“大门”走对了，“小门”也很重要；“重点”学校中也有“轻点”老师，责任心、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在所难免。能进重点固然好，倘若不行也无妨，与其在重点学校做萎靡不振的“凤尾”，倒不如在普通学校当抬头挺胸的“鸡头”。关键是，要碰到真正尽心尽责的好老师。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目前的教师队伍，良莠不齐，不容乐观。一直以来，教



大家对过去使用过的老物件都有感情，如汤婆子，这些年中，各种回忆它的文章很多。但对“汤婆子”三个字的写法有点各行其是，有写成“汤髀子”的，也有写成“烫婆子”的。如果“汤婆子”的写法是对的，又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汤婆子是冬天灌热水后放在被窝中的取暖器具，呈扁圆形，常用铜锡制成（1970 年代有过塑料的）。它究竟起于何时，似已不可确考，但从古人记载中

多少倍，比大理石的天然波纹也不知要漂亮多少倍。蜡染云纹和大理石波纹都是静止的、沉睡的，而波纹阳光是活着的，不断流动着的。这流动让我看到了阳光的独特形态，让我看到了风拂过时水面波纹的高低、起伏、大小、疏密的千姿百态。

我不知道张择端是否看到过桥洞壁上的波纹阳光，我只知道他即使看到过也画出来，工笔画无法表现投影。我还想，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在泗水边看着昼夜不停的流水叹曰逝者如斯夫，如果他看到这桥洞壁上的波纹阳光，对时间流逝的感慨，没准会留下更为强烈的表达罢。

多少倍，比大理石的天然波纹也不知要漂亮多少倍。蜡染云纹和大理石波纹都是静止的、沉睡的，而波纹阳光是活着的，不断流动着的。这流动让我看到了阳光的独特形态，让我看到了风拂过时水面波纹的高低、起伏、大小、疏密的千姿百态。

我不知道张择端是否看到过桥洞壁上的波纹阳光，我只知道他即使看到过也画出来，工笔画无法表现投影。我还想，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在泗水边看着昼夜不停的流水叹曰逝者如斯夫，如果他看到这桥洞壁上的波纹阳光，对时间流逝的感慨，没准会留下更为强烈的表达罢。

多少倍，比大理石的天然波纹也不知要漂亮多少倍。蜡染云纹和大理石波纹都是静止的、沉睡的，而波纹阳光是活着的，不断流动着的。这流动让我看到了阳光的独特形态，让我看到了风拂过时水面波纹的高低、起伏、大小、疏密的千姿百态。

我不知道张择端是否看到过桥洞壁上的波纹阳光，我只知道他即使看到过也画出来，工笔画无法表现投影。我还想，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在泗水边看着昼夜不停的流水叹曰逝者如斯夫，如果他看到这桥洞壁上的波纹阳光，对时间流逝的感慨，没准会留下更为强烈的表达罢。

多少倍，比大理石的天然波纹也不知要漂亮多少倍。蜡染云纹和大理石波纹都是静止的、沉睡的，而波纹阳光是活着的，不断流动着的。这流动让我看到了阳光的独特形态，让我看到了风拂过时水面波纹的高低、起伏、大小、疏密的千姿百态。

多少倍，比大理石的天然波纹也不知要漂亮多少倍。蜡染云纹和大理石波纹都是静止的、沉睡的，而波纹阳光是活着的，不断流动着的。这流动让我看到了阳光的独特形态，让我看到了风拂过时水面波纹的高低、起伏、大小、疏密的千姿百态。

元朝《东南纪闻》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锡夫人者，俚谓之汤婆。”明陈基写过《汤婆传》，说它“惟不喜近年少人”，而“最善煦妇人足……号之曰脚婆”。

清代赵翼曾考证过其来历，他说：“此物亦起于宋，其名当亦有之。”他还根据南宋诗人范成大写的“脚婆”诗，推测“是时并有‘脚婆’之称也”。但他也认为今人“谓之‘汤婆子’，或以对‘竹夫人’。”

就是说，先有了“竹夫人”，后来才有了“汤婆子”之名。古人喜欢做“对”，“汤婆子”和“竹夫人”倒是很工整的一个对子。

说“汤婆子”是与“竹夫人”相对而“造”的词，也可从古人记载中找到依据。“竹夫人”用竹篾或藤条编成，夏天可抱着睡觉当“取凉”工具，而“汤婆子”是冬天“取暖”工具。夏天用竹夫人时，汤婆子闲在一边；当冬天时要

用汤婆子了，又必须将竹夫人弃之一边。有人将这些特点拟人化，编成了男人喜新厌旧或妻妾妒忌的故事。明冯梦龙就辑有一首《竹夫人》山歌，里面的竹夫人充满怨气，一上来就唱道：“做人弗要像个竹夫人，受只多少炎凉自在心”，原因就是主人“别恋了心热的汤婆也”。

冯梦龙在这首山歌后，紧接着加了一段“附记”，说这“分明是竹夫人醋汤婆语”，还代拟了一首劝它们“休争也”的山歌。而他收集的流传于苏州地区的长篇山歌《汤婆子竹夫人相骂》，双方不仅只是互相对“吃醋”，而是升级为“相骂”了。

古人还曾用不同的体裁，写过《汤婆子竹夫人制》、《竹夫人铭》等。明人曾辑录过一篇《汤婆子竹夫人判》，将“竹夫人”、“汤婆子”设定为一富翁的大妻小妾，让她们打了一场官司。“房州富翁”“初娶竹氏，情殊欢洽益甚，号曰‘夫人’”，那当然是夏天的时候。可到西风送凉之时，富翁将竹夫人“幽之别室而再纳汤氏，宠之专房，称曰‘婆婆’”。妻、妾双方互不相让而对簿公堂，最后请出“有衾氏”宣判，判决双方“以次值时，轮流衾枕”。这些故事，也许对我们了解“汤婆子”一词的来历有些帮助。

上海闲话中有些词语，其源头可上溯到元明时期，甚至更早时候，当然也有的是从官话中借来的，但不少是“土著”，这些词语一旦“定形”后，都有其约定俗成的词义和用法，是不能用今天的感觉来拆解它们，或者将名称写法随意改动的，如“汤婆子”。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仿佛就只有在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时，才能想起很多。我今天讲我记得的三位老师的背影，他们有的是大教授，有的是普通教授，有的是小学老师，但他们的背影，我都一直记得。

（一）“请问，这是范若恩的家吗？”武汉冬天的傍晚六点，家家户户都已开始晚餐，房外喧闹的公共厨房本已渐渐安静，突然响起一声略带嘶哑却又礼貌的声音，一声熟悉的声音。我下意识往桌边一缩，母亲已经迎接出门去，“杨老师，是您！”灯光中，母亲已经陪着花白头发的数学杨老师进了房。

“今天来，不为别的，这孩子学习下滑得厉害，我实在放心不下。”杨老师坐后接一杯热水，先煊煊手，轻声细语道。我的头垂得更低了。

那时我六年级，天天迷骑自行车，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一个脾气有点严厉的老太太，我根本就沒心情学习。那天，杨老师拉着母亲的手，叮嘱很多，我不敢看她的眼睛，站在储物室，直至她瘦弱的身影站起，我低着头和父母送她至楼外。母亲苦留晚餐，她淡淡地说，还有几家要家访。我看着她昏暗的街灯中越行越远，步伐已经有点疲倦。

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老师家访，就是那晚。那时的武汉，交通极不方便，杨老师家住武昌，要乘公交转轮渡，渡过长江后步行半个小时上班。武汉的冬夜，一个单薄的身影，还没晚餐，在汉口一家家老房子挨家挨户走过，还要去赶最后一班轮渡，冒着寒风过江……

（二）光华楼外草坪开阔，风很大。二〇〇六年冬天的一个午后，远见过君陪着章培恒先生走过。那天见章先生谈兴正浓，过君频频点头，想大概在谈学问。等近身而过时，却听章先生平淡地对过君说：

冯梦龙在这首山歌后，紧接着加了一段“附记”，说这“分明是竹夫人醋汤婆语”，还代拟了一首劝它们“休争也”的山歌。而他收集的流传于苏州地区的长篇山歌《汤婆子竹夫人相骂》，双方不仅只是互相对“吃醋”，而是升级为“相骂”了。

古人还曾用不同的体裁，写过《汤婆子竹夫人制》、《竹夫人铭》等。明人曾辑录过一篇《汤婆子竹夫人判》，将“竹夫人”、“汤婆子”设定为一富翁的大妻小妾，让她们打了一场官司。“房州富翁”“初娶竹氏，情殊欢洽益甚，号曰‘夫人’”，那当然是夏天的时候。可到西风送凉之时，富翁将竹夫人“幽之别室而再纳汤氏，宠之专房，称曰‘婆婆’”。妻、妾双方互不相让而对簿公堂，最后请出“有衾氏”宣判，判决双方“以次值时，轮流衾枕”。这些故事，也许对我们了解“汤婆子”一词的来历有些帮助。

上海闲话中有些词语，其源头可上溯到元明时期，甚至更早时候，当然也有的是从官话中借来的，但不少是“土著”，这些词语一旦“定形”后，都有其约定俗成的词义和用法，是不能用今天的感觉来拆解它们，或者将名称写法随意改动的，如“汤婆子”。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当然，一个教师资格证，是解决不了教师操行品德和教学水平所有问题的。要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除了业已着手启动的大幅提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外，靠的还是管理。严把师资的“进口关”和“出口关”，筑一道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教师资格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师资退出机制，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同时将个别不符合要求的教师清除出队伍。为此，不仅要有主管部门的科学考查，更须有类似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监督组织，毫不手软地及时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以及害群之马请出校园，还莘莘学子修身养性、读书做人的神圣校园一片纯洁。

“我都不知道我还会活几年，你要抓紧。”当时愕然。

先生说话时，面色如古井不波，如在谈一件琐碎之极之物。

对章先生总存着愧疚。在请他首肯允许旁听课后，那年睡眠太差，半途放弃，后面见面，总是低头快步走过，等他走远，方敢转身看他。当时狂风大作，先生满头白发在风中微微飘动。

我一直不知怎么形容先生的背影，数年后读康德《判断力批判》，读至“崇高”一章，浮现出光华楼空旷草坪，狂风呼啸中巍巍然的身影和满头的白发。

（三）“曾老师！”“小范！”前年春的一天，在公交车上，我和曾道明老师不期而遇，大家脱口而出的，还是他未退休时见面招呼的话。他身边坐着人，车后面有座位，我用力挥挥手就过去，一如平时大家和他在一起的随意无拘。

我在他领导的教研室一起工作五年，深感他的左派的宽厚。曾老师江西萍乡人，一口江西普通话，特别说急或大家听不懂时，脸会涨得通红，常常为大家逗乐时谈起，他却毫不介意。年轻老师偶尔懈怠，他仅咕噜一句：“都是革命同志，算啦。”

曾老师极重家乡，一次跟人说起每年春节为最辛苦之时，村中亲戚邻居至沪观光，他一概招待，往往将卧室让出。一个老人，在潮湿的冬天睡地铺，而且退休后还在兼课，一方面补贴儿女，一方面接济亲友。

那天，车抵学校，很多人往门口涌去，我正准备站起时，已随着人流走向车门的曾老师突然转身，焦急从人群中往车厢后面张望着，宛然生怕我忘站起。那时，本慢慢行至中门的我，突然微微站立片刻，看着那个转身的背影。那不就是昔时乡中父老带着年幼的小辈进城，或投亲或觅工时的谆谆之情？

原以为中文电影的票房在异国他乡绝不会好，谁知一进放映厅才发现厅内几乎是座无虚席，到处都是华人同胞，甚至包括一些华人同胞的西人配偶。

近两年，在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的形势带动下，海外华人观众也几乎能在同一时间，看到中国国内上映的热门影片。我们华人聚居区的 Cineplex 超级影院就是放映中文电影的影院之一。Cineplex 是北美主流电影院线之一，由此可窥见中文电影市场在北美的势头在逐渐升温。

没想到主流社会的影院聚集了这么多华人，如同到了华人餐馆，或者华人聚会场合一样，无奈我们只好坐在了第一排，仰视《老炮儿》。

正片尚未开始放映，银幕上正在播放《恶棍与天使》《寻龙诀》和《怦然星动》等中文新片的片花，望着身边手握电影票的几位华人老者，我想起自己购票的经历。

票是我用手机在网上订的。登录院线网站后，我选好放映场次，然后用信用卡付款。票价不分大片小片一律分三种：儿童（3-13 岁）8.99 加元，老人（65 岁及其以上）9.5 加元，成人（14-64 岁）12.99 加元。我和妻子购买了两张成人票，加税共计 25.98 加元。取票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打印，二是由院线网站将订票收据发送到手机。为图方便，我们选择将订票收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手机，然后驱车到电影院，使用自动出票机扫描手机上的订票收据，打印出了电影票。

影院外设有热闹的游戏区，错过了“游戏”年龄的我们径直来到柜台，花十几元钱购回西人看电影的标配：两大桶爆米花外加两大杯可乐。一路上往放映厅走去，身前身后不少华人同胞，耳畔不时响起熟悉的“乡音”。华人之多，以至于一位同胞忘记了身在异乡，用中文开口问检票员：“前面是不是十号放映厅？”问得检票员一头雾水。

《老炮儿》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们，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对白，每一件道具，无不抓住观众的心。最后，当六爷手持军刀向前，最终倒在湖上时，我和妻子都哽咽了。环顾四周，观众无不目光盈盈，身边有人开始泪奔，不少人更拿起手机，拍下了那令人震撼的航拍画面。英雄（抑或反英雄？）迟暮，但精神不死，尊严仍在。

本地西人媒体将老炮儿比作阿汤哥当年《最后的武士》，却批评影片结尾滥用编辑手段和慢镜头，企图模仿名片《亚历山大·奈夫斯基王子》中王子率领军民，在冰面上大败条顿骑士的场景，但结局过于简单，情感牵强，难引起观众共鸣。看来，东西方文化多少缺乏些互读性，西方要真正读懂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老炮儿》来到多伦多

张煤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